

“泪水之书”——试论奥古斯丁 《忏悔录》中的哭泣问题

“Book of tears”—On the Crying Problem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陈 芸

CHEN Yun

165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me of tears by observing several accounts of weeping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ears are significant in the book because they express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 existence, which is a constant movement from “scattering” to “gathering”, from “many” to “one”. The complexity of life destines man to a path of tears. Tears as an expression of emo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s reason and his will.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rrow, compassion and love form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Christian ethics.

Keywords: “Confessions”, cry, love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一部“泪水之书”(Book of tear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盲者的记忆》中如是说^①。《忏悔录》是一部“泪水之书”,我们是否已经领会了这种言说?眼泪是透明的,眼泪是易干的,在多少个世纪来大谈《忏悔录》是忏悔之书,赞美之书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看到它的每一页都曾浸透过泪水?

汤姆·卢兹(Tom Lutz)在《哭泣:眼泪的自然史和文化史》一书中追溯哭泣的历史时,曾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梳理从《圣经》传统到《忏悔录》这一段文化史时,他特别提到奥古斯丁对于眼泪的阐释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奥古斯丁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公共性与个人性”(public and private)的眼泪出现了^②。然而,由于视野过于宏观,他对于《忏悔录》中的眼泪考察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萨宾·麦科马克(Sabine MacCormack)在《诗歌的影子:奥古斯丁心中的维吉尔》一书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与《埃涅阿斯记》相比中,他特别比较了狄多和莫妮卡的哭泣^③,但他的意图似乎只是为了通过狄多/埃涅阿斯与莫妮卡/奥古斯丁之间的对应,来强调奥古斯丁与维吉尔在创作上的承继关系。同样,即使是德里达自己在“画龙点睛”地点出《忏悔录》是“泪水之书”之后,也无心就《忏悔录》谈《忏悔录》,而是言说起眼泪作为眼睛的本质,眼泪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吴飞在《属灵的劬

^① Jacques Derrida, *Memoirs of the Bl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26.

^② Tom Lutz, *Crying: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ears*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Press, 1999), 45.

^③ Sabine MacCormack, *The Shadow of Poetry: Veigil in the Mind of Augustin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96.

劳》一文中，^① 抓住奥古斯丁在母亲去世后的不哭与哭的尖锐矛盾，进而探讨了自然伦理（以儒家为代表）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张力问题，但对于《忏悔录》中的哭泣问题却同样缺乏更深的探询和较为整全的把握。

也许，这种缺失正说明对于哭泣的追问并不是什么“大道之思”。但这种缺失也开启了追问的可能性，那本身就是思的一条路径。本文试图通过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文本细读，探询哭泣的“本质”，以及哭泣与认识、意志、爱、自我以及他人的关系，进而把握哭泣这一主题与《忏悔录》全书的内在关联及其哲理内容。^②

（一）

在作为自传的《忏悔录》中，第一次哭泣应该出现在哪里呢？按着常识，应是人的降生。然而，奥古斯丁并没有以哭泣来描述人的开端，他提到的第一次哭泣，是“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啼哭”（1:6）^③，以及“哭着要饮乳”（1:7）。于是，肉体的疼痛和饮食的要求成了婴孩哭泣的两条理由。哭成了婴孩还未习得语言之前，最直接表达自己情感和要求的方式，成了个人与外界交流的重要信号。不仅如此，婴孩还可能“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对行动自由的大人们，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

^① 吴飞：“属灵的劬劳”，见《尘世的惶恐与安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194页。

^② 本文的一些讨论，主要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老师2009年开设的“奥古斯丁《忏悔录》”课程启发，文中所引关键词的拉丁文亦得自该课程，特此感谢。

^③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页。本文中的《忏悔录》引文皆出自此译本，以下将随文注明章节，不再另加脚注。

的要求，我发怒，要打他们，损害他们，责罚他们不曲从我的意志”。（1:7）哭一开始就包含着无理的要求，而这种欲求的背后，暗含着人在最初的软弱处境，不得不需要接受他人的帮助，并以这种寻求帮助的方式达到自己欲望的满足。

这种欲望正是“人之初”。从基督教文化背景来看，奥古斯丁对于“人之初”描述合符原罪说。更重要的是，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的自然开端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人的欲求，人的“要”的开端。哭，正好标注在这个“欲求”的地方。“不要”被碰痛，“要”饮奶。“不要”（nolle）与“要”（velle）的关系在此处就已埋伏下了。

此时，哭声和婴孩最初发出的那些“咿咿呀呀”之声构成了语言存在的前存在，哭以最自发、天然的方式表达了个体的存在。人在未“思”之前，“哭”便确立了“我”在。^①

在婴孩的哭泣之后，奥古斯丁则避开了作为孩童的常态的哭泣，有意选择了少年时为狄多的哭泣，青年时为剧中恋人们的悲欢离合哭泣。此时的哭是一种“入戏”，被文学戏剧作品带入某种情境之后产生的共鸣，被虚构的情节激发起了同情心。这里的哭，表面上并不是为自己而哭，其实还是为自己而哭。因为文学（戏

^① 关于婴孩的哭泣，卢梭在《爱弥儿》中的讨论最为精彩。卢梭认为：“由于人最初是处于艰难和柔弱的境地，所以他最初的声音是悲泣和啼哭。婴儿觉得他有所需要，然而自己又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哭起来，恳求别人的帮助。……这些哭声，人们认为是一点也不值得注意的，然而从其中却产生了人和他周围的一切环境的第一个关系：用来构成社会秩序的那条长长的锁链，其第一环就是建造在这里的。”（卢梭：《爱弥儿——论教育》，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3—54页）。另外，卢梭提出，哭声就是婴孩的语言，当他们习得语言的时候，就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第69页）。我以为可以补充的是，这种代替不是完全取代或取消，哭声仍然是一种潜在的语言，它在人处于软弱境地的时候又会出现，以此表达人的语言不能表达的含义。

剧)与观众建立了一个隐秘的关系网,观众和剧中人物在阅读或观看时如磁铁般被吸附在一起,这种或暂时或长久的关系建立的基础就在于人的感情,以人之所爱(amare)建立起来的联合体。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不幸、痛苦、失去,让处于这种联合体中的“我”,也遭受着不幸、痛苦和失去,一同感受着“爱的缺失”,虽然这种缺失只是一种“虚假的缺失”、“想象性的缺失”。在这个联合体中培养起来的便是同情心(misericordia)。不过,这种同情心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公民做好自己的角色,进入城邦生活,因为城邦生活就是建立在友爱和同情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公民对于“悲苦”的热爱,带来所谓“悲苦的情味”(3:2)。

奥古斯丁对于这种哭泣的回忆,并不是以肯定的态度重提,而是有明显的悔恨之意。在卷十追溯完自己前半生经历之后,他总结道:“人生的其他一切,越不值得我们痛哭的,人们越为此痛哭,而越应该我们痛哭的却越没有人痛哭。”(10:1)由此可见,“悔哭”显出写作时的奥古斯丁对自己过去倒错生活的反思批判。他以自己的教育为例,批评了古典教育的不足。在他看来,以希腊、拉丁文学和戏剧传统为主的古典教育并不能教导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种价值体系的本末倒置正是他需要忏悔的地方。

抓住“同情”和“爱”这两个关键词,奥古斯丁进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同情什么,爱什么?“我”同情狄多,其实真正需要同情的是我自己。因为我是个“不爱天主、我心灵的光明、灵魂的粮食、孕育我精神思想的力量而死亡的人”(1:13)。同情从向外的维度倒转向自我,自我成了需要哭泣、同情的对象,它便改变了之前的因“虚假的缺失”而引发的哭泣。虽然哭泣的

对象都包括了自我，但哭泣的意义正好相反了。“我”为狄多哭泣，哭的是狄多的被抛弃，哭的是人爱而不得的痛苦，哭的是人的情欲。而如今“我”为自己哭泣，哭的是自己爱错了对象，因为爱的应该是天主，而不是人的情欲。“悔哭”和“应该哭泣的”正表明了奥古斯丁重新倒转了对自我的认识，对爱的对象的认识。

(二)

当然，这种认识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之后的数次哭泣，才是《忏悔录》全书的重心所在。

首先是为挚友的病逝夭折而哭泣。这使得奥古斯丁“眼中只看见死亡”，“过去我和他共有的一切，此时都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痛苦”(4:4)，“我为我自身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此时，自我都成了一个问题。何故？因为我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无法给出一个答案。

“我”和我这位朋友，曾经一起“研究学问”，过摩尼教教导的生活。然而，无论是智性的哲学生活还是摩尼教的宗教生活都不能安慰死亡给“我”带来的痛苦。“我”开始意识到，过去所爱的都是“死亡的事物”。“在丧失之前，痛苦早已存在，不过尚未感觉到而已”(4:6)。这种认识一方面又暗示了爱的对象的错误，一方面也暗示了哲学生活和摩尼教生活都无法解决这个必朽的问题。朋友的死，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出，让“我”必须直面这种困难。

此时，奥古斯丁开始哭泣，也许因为“甜蜜的眼泪”太过出名了，我们容易忽略在他的眼泪也应该包含着苦涩的味道。或者严格地说，为朋友的哭泣，泪水既有苦涩，也有甜蜜，也是“双

重的泪水”。强调泪水的苦涩，则是先强调“他哭”，即为他人而哭。这哭的是朋友肉体的死亡，肉体死亡带来原先共同生活组成的联合体的死亡。也就是说，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地学习生活。这是朋友亲人去世，给人带来的最直接的痛苦。原有生活的破坏必然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个人对于将来的生活缺乏一定的信心。其次，“我”哭也是为自己而哭。这哭的是人的必死性，因为有一天，“我”也可能如此，失去生命。“死亡犹如一个最残酷的敌人，既然吞噬了他，也能突然吞下全人类”（4：6）。

但眼泪为何反成了甜蜜的呢？奥古斯丁为何说“眼泪替代了我心花怒放时的朋友”了呢？仅仅因为眼泪是一种宣泄，使得原本压抑的情绪有排遣的机会吗？^①如此理解，固然可作一解，然而从文本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对于此时的感受特征，也觉得费解，所以他是以探索的方式来寻找这种奇特感受的答案。^②这种甜蜜，是否因为引入了上帝，希望上帝垂听，因为有了了一个倾诉对象之后，而感到的分担之后的轻松？还是因为“厌恶我过去所享受的事物，才感觉到眼泪的甜味（4:5）”？在眼泪的洗涤中，我认识到了过去享受的事物只是虚空，眼泪破除了眼前的迷障，洗去了眼中的沙粒，所以眼泪也变成甜蜜的了。

不管如何，其实都是先有苦，才能有甜的。虽然苦涩的泪水大多难以变甜，但如果能变，这种“变”的发生，往往取决于是否能从更高的角度看待原来的问题。奥古斯丁在此处引入上帝，

^① 不少注家都是如此理解。（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②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探索方式，可以视作奥古斯丁在早期代表作《独语录》中“独语”方式的延伸。一方面是延续希腊一问一答的方式，一方面作为另一方的“他者”，可以当作理性或是上帝。（奥古斯丁：《独语录》，成官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序言）

其实就暗含着以上帝与我的关系来替代我和朋友的关系，替代我和必朽事物的关系。正是这种替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原有关系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同样，认识到生活的虚空，虚空本身并未改变，但过去是没有认识，现在是认识到了。所以说，这种甜蜜其实是一种理智上感到的甜蜜。由此也不难看到哭泣带出的问题，一方面继续了上文对爱的对象的反思，那勾连着对自我的反思；另一方面又点出了哭泣本身也带有情感与理智的矛盾，这表明认识也参与其中。

再来看奥古斯丁皈依时的哭泣。奥古斯丁躲在花园里“尽情痛哭”，“罪抓住我不放”，他“呜咽着喊道：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8:12）。哭泣时的奥古斯丁如同被捆绑的罪犯，期待释放而不得。那么，他到底被什么捆绑了呢？他的哭到底又是哭什么？

为何奥古斯丁的皈依不是某种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他在之前不是已经为皈依做了不少准备了吗？不是对哲学生活和摩尼教生活都进行了深刻批判了吗？那么，在皈依时是什么问题使得奥古斯丁陷入如此痛苦的深渊，必须以哭泣的方式来表达此时的处境呢？

其实，奥古斯丁此时思考的正是基督信仰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罪（*peccatum*）与意志（*voluntas*）。罪抓住我不放，因为罪就是我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的欲望的一部分。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旧业和新生的交替，旧的在我身上更觉积重难返”；“我的强悍的习惯在对我说：你以为没有这一切，你能生活下去？”

（8:11）而“节制的美德也好似在笑我”（8:11），节制的美德似乎不能直接取代过去的放纵。“我”对放弃现在的生活缺乏决断，而

对于将来的生活又缺乏信心。

为何奥古斯丁不能下这个决断呢？那是因为人的“双重意志”。如《罗马书》第七章所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不想做的，却做了；想做的，却做不到。这两种意志的冲突，在古典时期就被哲人们注意到了，但它往往被描述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到了奥古斯丁才被描述为意志的对抗。原来被描述为两种不同能力之间的冲突，在这里变成了同一种能力内的不同方面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要”（velle）与“不要”（nolle）之间的张力。但无论是“要”还是“不要”，它们本身都是不完整的，一个有，另一个就缺。由于意志不完全，命令不完全，也就不能执行，没有行动的能力，这也反过来构成了灵魂病态的原因。进而言之，意志就是“想要”，它本身不是对象，但没有对象，意志就不能实现。若它真的实现了，也就不需要意志下命令了。意志问题的尖锐所在，正在于此。所以，奥古斯丁此时的哭，哭的就是我对于罪的无能为力，哭的就是 velle /nolle 这样的人性处境，而其皈依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之下的皈依。

（三）

哭与意志的问题同样没有就此结束，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了母亲之死时的“不哭”和“哭”。在共同经历过异象之后，母亲突然逝世，奥古斯丁感到“无比的悲痛涌上心头，化为泪水”。然而“两眼在意志的强制下，吸干了泪壑的泉源；这样挣扎真觉非常难受”（9：12）。此时，意志干预了哭泣，而正是意志的介入，使哭泣的问题在此复杂化了。根据奥古斯丁的记述，他是为了制止儿子阿得曼达多斯的号啕大哭才抑止住了泪水。这样，此时不哭的理

由是，要让儿子不哭，自己当然不能哭。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理由。奥古斯丁明白，母亲的死是安逝，是不宜哀伤恸哭的，她的死不是不幸，以基督教的观点看，她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灵魂将安息在天主的怀了。

不过，奥古斯丁虽然在理智上如此相信了，在心里却依旧难以释怀。在为母亲操办丧事的过程中，奥古斯丁始终没有哭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母亲的死，奥古斯丁能够泰然处之。相反，他在泪水和悲痛分离的情况下感到了更深的悲哀。奥古斯丁说：

“我深恨自然规律与生活环境必然造成的悲欢之情对我的作弄，使我感觉另一种痛苦，因之便觉有双重悲哀在磨折我。”（9:12）这里的“双重悲哀”又是什么？

174 第一层的悲哀，应该指的是“肉体情感造成的内心创伤”，“由于母子相处亲爱温煦的生活突然决裂而给我带来了创痛”（9:12）。这种创痛，正如挚友去世的痛苦，是死亡的破坏带来的最直接结果。由于原有生活联合体的破坏，本来合二为一的生命又被分裂。第二层的悲哀是指什么呢？我们能不能从后面的“双重的泪水”，推出它指的是为一切“死于亚当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而感到的“忧急”呢？若是如此，这似乎和奥古斯丁在朋友之死时所表达的意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古斯丁完全可以像上次一样，痛痛快快地哭，而不会在抑止泪水后又提到“双重悲哀”。那么，这第二层悲哀是否指自己需要对别人的看法在意呢？因为奥古斯丁也提到来安慰他的“弟兄们和热心的妇女们”，他们用“真理的慰藉来减轻我的痛苦”，为了回应他们的安慰，奥古斯丁就不哭了。若是如此的话，此时的不哭，其实是因为和周围人的关系，形成了对自己无形的压力，因为在意他人眼

光而作用在自己意志上的不哭。此时的不哭，其实又是延续最开始的不哭，最开始的不哭，是因为儿子的缘故，而此时的不哭，为了弟兄姐妹。这一点上，似乎能够说得通，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成年人一般不愿意在人前哭泣，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软弱，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

但如此解释，还是过于简单。因为真是如此，奥古斯丁完全可以在没有人的时候再哭。然而，根据他的叙述，在为母亲办完丧事之后，他却“整天忧伤苦闷”，是想哭也哭不出来。在这里，意志又成为问题。因为，想哭的意志似乎无法导向哭的行为。其实，这正对应了上次皈依时对于人的意志处境的理解。“我想做的，却做不到”。^①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这段呢？也许，我们应该抓住“习惯”（hexis）一词。因为就在此时，奥古斯丁插入了一句感慨：“我相信，即使仅仅这一事，已能使我记住，对于一个已经夙闻不能错误的金言的人，习惯的束缚仍复有此作用。”（9:12）此句看似突兀，其实顺理成章。这句话强调的就是，即使人的理性上接受了某种真理，在意志和行动上仍会受到某种束缚，无法达到自由。

“习惯”似乎是人无法摆脱的东西，一如人自身的重力一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习惯是某种类似于本性自然的东西，人形成了某种行动的习惯，就有了这样一种禀性或性格（hexis）。^②也

^① 同样在《独语录》中奥古斯丁也描述过这样的处境：“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以为任何别的东西都不能烦扰我时，一些东西却进入我的心灵，大出预料地影响我，同样，尽管当一些东西只在思想中时，根本不能使我烦恼，实际上一旦发生，则比预料的更要折磨人。”（奥古斯丁：《独语录》，第19页）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页。

因为它往往是在家庭和城邦中培养的，它自然地与亲人相联系。那么在这里，习惯，先可以从奥古斯丁和母亲深切的感情的角度来理解，虽然接受了基督教的观点，有着母亲的灵魂在天堂，更幸福的盼望（金言），但奥古斯丁还是不能摆脱痛苦哀伤，母亲死了，还是会想要哭的“习惯”。意志似乎试图来突破习惯，表面成功了——没有流出眼泪，实际却不成功——奥古斯丁的心里充满了酸苦。因为奥古斯丁不能割断人的自然亲情，所以习惯在此起作用。对此，奥古斯丁也并没有什么批判，而是承认它的存在处境。

但“习惯”还是有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奥古斯丁试图用沐浴来拔除烦闷，其实就是试图用另一种能带来快乐的“习惯”来调节自己现在因亲情的“习惯”带入的困境。然而，沐浴之后并没有减轻痛苦。睡觉也是一种能减轻痛苦的“习惯”，醒后，确实轻松了一大半，这时又起作用了。但真正使得奥古斯丁的痛苦得以解脱，能够酣畅淋漓地痛哭的则是默诵安布罗西乌斯的诗句之后，回想了母亲的一生之后。此时的哭，成了水到渠成的哭泣。此时，其实很难说奥古斯丁想通了什么，而是如皈依的时刻，在特定的时机，被特定的言语触动，一下子引爆了内在郁积的激情，像一场夏日的暴雨，电闪雷鸣之后，一切归于澄明。这样的时刻如同皈依的时刻一样，也是一种“飞跃”，一种“奇迹”。

我们很难解释，难道在为母亲办丧事的几天中，奥古斯丁没有听到安布罗西斯的诗句相似的话吗？这些言语在诗篇、悼念死者的悼词中，随处可见，为什么奥古斯丁那时候不哭？^①所以，我

^① 如同在皈依的时刻，我们也会问保罗书信不是奥古斯丁常读的书信吗？为何是在那一刻就一剑击中了他了呢？

并不认同就简单地把奥古斯丁此时的哭泣归于想通了。^①想通了才哭，似乎又是通过理智的上升，突破了意志的束缚，若是如此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又把哭泣当作人的意志和理性完全可以控制，若是这样就消解了哭泣与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张力了。但若认为此时奥古斯丁没想什么，似乎又把哭泣简化了。

在我看来，虽然他没有想通，对于理智的认识没有上升，向前一步，但他的想向“后”了一步，他通过“记忆”、“回忆”^②母亲对上帝的虔诚和对自己的爱怜，获得了对于母亲之死的更深的体悟，这种回忆把过去的影像，过去的自己和母亲的生活重新“绑了起来”。因母亲肉体死亡割断的生活联合体，此时通过回忆重新建立了起来，便引向了对自然情感的回归，对习惯的回归。此时在哭泣中，回忆、习惯、情感三者紧密相连，就不仅仅是与意志、理智的关系了。^③哭泣也成了一种自我的医治，把原本被“双重悲

^① 吴飞在《属灵的劬劳》一文中，似乎倾向将此处解释为想通。（详见吴飞《尘世的惶恐与安慰》，第185—190页。）而在《上帝之城》的译按中，吴飞还特别对此提到了一笔。“此处可以对比奥古斯丁在《忏悔录》9；12（29—33）中的描述对照。他在谈到自己的母亲莫妮卡去世时，如何控制自己的悲哀之情。年轻的奥古斯丁本来继承了斯多亚学派的想法，谴责自己在母亲去世是无法控制自己。但他后来想通了，认为人不能刻意回避这些自然的情感。”（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上），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7页）

^② “回忆”从词源的含义讲，有绑起来的意思。记忆、回忆在奥古斯丁这里常常有特殊的意义。《独语录》的开始也是用记忆的方式展开思辨和讨论的。卷一中“理性问：现在，假如说你已发现了一些东西，你把它托付给谁，以便再去发现其他东西呢？奥古斯丁答：当然是托付给记忆。”（奥古斯丁：《独语录》，第3页）另外，回忆也正是《忏悔录》卷十主要讨论的主题。

^③ 此处若放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我会说奥古斯丁此时是“想开”了，而不是“想通”了。想通了有一个向前的趋势，一个认识的进步。想开则不强调认识上进步，而是退一步重新看待自己所处的境况。通常，我们安慰处于困境和不幸的人，也会说你要想开点，看开点。对方现在很可能都丧失了思考判断的能力，又如何可能有什么认识上的进步？所以说，此时还要对方要想通是不太可能的。

哀”压制的自我释放开了。

(四)

由于奥古斯丁对于自己生平的追忆到卷九就结束了，在那之后提及的哭泣便不再是由具体事件引发的了。在《忏悔录》后半部分出现的哭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聆听圣歌时因感动而哭（9:6，10:33），当“音韵透进我的耳根，真理便随之而滋润我的心曲，鼓动诚挚的情绪，虽是泪盈两颊，而此心觉得畅然”（9:6）；一种是在旧习萌发时因痛苦而哭，“仍堕入困难重重的尘网中，又被结习所缠绕，我被束缚着，我痛苦流泪”（10:40）。前一种哭与之前的哭都不同，是一种“喜乐之泪”，喜极而泣意义上的哭，一种得真理、得释放的泪水。后一种哭与以往的哭并无不同，仍然属于那种不得释放、无法摆脱的苦涩之泪。此时，“我紧紧地被束缚着，习惯的包袱是多么沉重啊！我欲罢不能，欲行不可，真觉进退两难”（10:40）。

即使在皈依之后，何以苦涩之泪仍然伴随着喜乐之泪？既然已经找到了真理，何以还会进退两难？在这里，存在着奥古斯丁的深刻之处。他并不认为，皈依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之前的所有问题。所以，他在卷十中仍然说道：“在你眼中，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正是我的病根。”（10:33）正是通过两种哭泣的并存和对照，奥古斯丁再次暗示了人的生存处境就是一个不断从“流散”走向“聚集”，从“多”走向“一”的过程，人生处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永远都会哭泣，所有的人都会哭泣。

这样，《忏悔录》中提及的他人的哭泣也值得关注。在这“他人”之中，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奥古斯丁母亲莫妮卡的哭泣。我们

知道，莫妮卡常为儿子流泪祷告，哭了无数次。莫妮卡的哭泣是在无力改变儿子处境时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爱的方式。这看似无力的泪水，却是儿子得到救赎的关键。书中那位祭司不就说过，“你为你的儿子流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3:12）同时，莫妮卡的哭泣也是其表达对上帝之爱的一种方式。如奥古斯丁所说，“从她血淋淋的心中，用日夜流下的眼泪为我祭献你”（5:7）。

在《忏悔录》中，在莫妮卡的哭泣之中，高潮是在迦太基海岸因为被儿子欺骗而哭。此时的莫妮卡“悲痛得如痴如狂”，堪比被埃涅阿斯欺骗的狄多了。此时的哭，哭的是儿子的背弃和欺骗。无论是在世俗的还是在信仰的层面上，奥古斯丁的确是有负于母亲。对此，前人述备矣，不需赘言。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撰写《忏悔录》时的奥古斯丁对母亲哭泣的评价：“你用痛苦惩罚我母亲偏于骨肉的爱，因为她欢喜我在她身边，如寻常母亲的心情，而且远过于寻常母亲，但她想不到我的出走，是你为她准备莫大的快乐。因她不会想到，所以只有痛苦、悲号；这种苦况说明夏娃传给她的遗产，她在呻吟中生育，又用呻吟来寻觅我”（5:8）。此处见出的是奥古斯丁对母亲之爱的委婉批评，因为母亲的爱还是“偏于骨肉之爱”，似“寻常母亲”。就人伦而言，本是无可厚非，然而从基督教的爱看来，却是过于高举了亲情之爱。莫妮卡因为过分看重儿子，遮蔽了明白上帝旨意的机会，只能受到这样的惩罚。从这里再回到奥古斯丁为母亲的哭泣，上帝之爱和骨肉之爱的关系就得到了平衡。奥古斯丁对于母亲也曾抱有寻常儿子的爱，而在《忏悔录》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爱而引起更多的人去爱，“希望通过我的忏悔而获得许多人的祈祷，比我一人的祈祷能更有利地完成我母亲的最后愿望”（9:13）。由此，奥古斯丁的

爱就得到了上升，他通过爱上帝而最终完成了爱父母。

除了莫妮卡，他人的哭泣也值得注意。这里的他人倒不是指书中的其他人物，如阿得曼达多斯为祖母的哭泣，而是指奥古斯丁在写作时呼请的读者。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请读者和他一起哭泣，或为他痛哭。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呼请与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悲剧）中的吁请不同，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吁请的心理基础是人欲，而在《忏悔录》中，吁请则基于上帝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圣爱之上。如奥古斯丁所言：“如果他真的有爱人之心，请他在你、基督众弟兄的大父之前，为我的罪恶痛哭”（9:12）。“凡内心有良好意愿而能实践的人，请他们和我一起痛哭，为我痛哭”（10:33）。由此可见，当奥古斯丁吁请他人為自己哭泣时，就是在吁请他人加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就是吁请他人用痛哭来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而形成一个“同喜同悲”的共同体。这样，读者最初也许是在哭奥古斯丁的处境，但后来会发现要哭的是自己的处境，自己和奥古斯丁的处境是一样。在这里，“哭”带出了怜悯，带出了爱。奥古斯丁与读者的关系就不只是单纯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的弟兄朋友之谊。我们同为罪人，站在神的面前，等待救赎和宽恕。我们之间，我们与上帝之间都有着隐秘的关联。

略为夸张一点说，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就是通过忏悔营造出了一个“哭场”。他为自己哭，也为他人哭；别人为他哭，也为自己哭。哭的背后就是爱（amare）。没有爱，就没有哭。哭是爱的表达，爱是哭的原因。

(五)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哭泣对于奥古斯丁而言，并非只是情感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他对于哭泣的认识，显然与当时的哲学思想不无关联。

首先，哭泣与“哀”(tristitia)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上帝之城》卷十四中，奥古斯丁曾专门讨论了这个词，并将其与“忧”和“悲”区分开来。对于这同一种心理状态，西塞罗称为“忧”(aegritudinem)，维吉尔则称为“悲”(dolorem)，而奥古斯丁认为，忧和悲更多地与身体相关，所以他宁愿用“哀”。^①

此处咬文嚼字的意义在于，在斯多亚派和西塞罗都认可的四种激情中，即，欲、乐、惧、哀^②，前三种是情感，后一种是搅扰。因为“哀是针对已经发生的坏的，但他们认为智者不会遇到坏，所以他们说智者的心灵里不会有哀”^③。所以，当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乘船面临危险大惊失色时，他们就会辩解道，智者心里持守着信念，“哪怕心灵中较低的部分受到侵扰，还是不会违背理性的搅扰横行”。斯多亚派认可的智者是埃涅阿斯，他会流泪，但他不会“哀”，因为他的德行是他“心灵的王”。如维吉尔所写，即使听到狄多哭得如痴如狂，“他的心志坚定不移，尽管泪水徒然地流着”。^④

与斯多亚派不同，在奥古斯丁看来，“哀”并非一无是处，有时还可能有正面的用途。性情虽然影响基督徒的心灵，却不会陷

^①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19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96页，而对于这个搅扰的问题，其实还呼应着《上帝之城》（中）卷九谈鬼怪的问题。

^④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6页。

他们于罪过，反而会磨砺德性，心灵的搅扰在义人的生活里会变成正直的情感。例如使徒保罗在赞美哥林多人时，说“他们的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在忏悔罪孽的时候，哀也是有用的”^①。耶稣和保罗也常表现出悲痛和哀伤。他们所受到的触动是来自“善好的爱，来自神圣的慈爱”，这便成就真正的德行。母亲莫妮卡平日为奥古斯丁所流下的泪水，也可以如此理解。

奥古斯丁对“哀”肯定，也正是对自己在《忏悔录》中哭泣的呼应和肯定。在母亲去世时挣扎于“哭”与“不哭”的问题，到了此时才可以说是想通了，才算有了一个认识意义上的上升。如奥古斯丁所言：“我们还是会在不愿意落泪的时候落泪。是因为虚弱的人类处境，我们才有这些。”“但既然我们要承受此生的虚弱，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不能正直地生活。”^②在《忏悔录》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还处在探索阶段，只有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对于哭泣和“哀”的看法才清楚地显现出来。

除了“哀”，还有一个词和哭泣相连，那就是“悲悯”。斯多亚派将悲悯视为罪过，西塞罗称悲悯是最高的德性，而奥古斯丁认为悲悯是“我们的心中对他人的可怜处境的同情”，“这种情感使我们尽力所能帮助他们”。^③而且，这种悲悯又与之前提及的观看戏剧时的同情心（*misericordia*）不同。那里的同情强调的是政治公民的关系，而这里的悲悯则上升为基督徒的德性，成为地上公民向天上公民过渡的关联。也是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赋予“悲悯”新的含义，使其在基督教语境中具有了一个重要的

^①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驳异教徒》（中），第197页。

^② 同上，第201页。

^③ 同上，第7页。

位置。^①

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奥古斯丁在指责前人的哲学著作时会说，“在那些字里行间们没有恹款的气色，没有忏悔的眼泪，也没有‘你所喜爱的祭献，愤悱的精神，悲深痛切的良心’”。这些似乎只是从情感出发的议论，成了奥古斯丁评判哲学著作的尺度。这种眼光显然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于他的内在思想。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哭泣问题在《忏悔录》中的重要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哭泣与人的认识、理智、意志紧密相连，而它与悲哀、悲悯、爱的关系进而构成了基督教伦理的最重要部分。只有充分地考察了哭泣的意义，我们才能领会《忏悔录》被称为“泪水之书”的真意，也才能进而领会《忏悔录》在后现代语境中如此被重视的原因。^②

作者简介：陈芸，中国人民大学。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Yu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chenyun1023@yahoo.com.cn

^① 悲悯在古希腊语境中算不上美德，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都未对其进行过讨论。在基督教的伦理中，悲悯因为与神对世人的相关，在伦理的秩序中占有极高的地位。

^② 详见 John D. Caputo, “*Shedding Tears Beyond Being :Derrida's Confession of Prayer,*” John D. Caputo, Michael J. Scanlon,ed., *Augustine and Postmodernism: Confessions and Circumfes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95—114.